

The book cover features a woman in a dark, off-the-shoulder, long-sleeved gown with intricate detailing. She is adorned with a pearl necklace and large, ornate earrings. She stands behind a table set for a formal dinner. The table is covered with a white cloth and holds a tall, slender vase with a red rose, two wine glasses, a lit candle in a silver holder, and a bottle of wine. The background shows a grand, classical building with arched windows and a balcony. The overall style is that of a classic literary book cover.

女教父

雪米莉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女 教 父

雪 米 莉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
一九九三年十二月

晋新登字 2 号

女教父

雪米莉 著

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太原市解放路 46 号

四川省新华书店经销

成都军区后勤士官大队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9 字数:200 千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0 册

ISBN7—5378—1006—0/I·984

定价:5.80 元

第一章

色狼使手腕 靓女遭骗奸

1

“嗨！”曼琳竖起苍白秀气的右手食指，向酒吧柜台边一个男侍勾了勾。

男侍急步走来。他穿着英国皇家近卫骑兵式大红制服的身影，象一尾灵巧的热带鱼，从嚣叫狂扭的迪斯科舞池中穿过，竟然没碰到任何一个如痴如醉的红男绿女。这叫曼琳没来由地妒忌。

他怎么活得这么容易？她想。我该往这一池王八当中扔颗炸弹。当然，首先炸翻这个过于灵活的男侍。

“小姐有何吩咐？”男侍不知道眼前的靓女会用这种刻毒的念头来欢迎他。他站在曼琳左旁，头训练有素地微俯着，一脸职业性的假笑。

曼琳叹了一口气，明白自己不可能弄到炸弹。

“再来两份香槟。”她往桌上的五个空玻璃杯膘了膘。我这是想酗酒。她心中嘲笑自己。可是我却不敢要真正的烈性酒精。呸，我他妈不能干成任何大事，包括不敢作践自己！

侍者又穿入海鱼般乱扭的舞池，照样是红色的身影灵巧地躲避着，没触碰到哪怕是最为放浪的那位黑衣性感舞娘的裙角。

两分钟后，曼琳端起男侍送来的香槟，一口一杯，倾刻间

又把两个空玻璃杯掷到桌上。她瞥到男侍掩饰不住的怜悯脸色，很清楚此刻她在男侍心目中的可疑地位。

我他妈不是烂娼，不是野鸡，不是摩登妓女！她心中委屈地咆哮。我只不过是在庆祝我来到这个肮脏的人世整整十八周年！

男侍看她再没吩咐什么，悄悄地退回去了。

曼琳脑中一阵晕眩，她估计是香槟里的酒精分子在起作用。

妈咪你在哪儿？她听到心里的呼唤。我他妈还是离不开温情脉脉的大人的怀抱。我为什么老是长不大？为什么老是不能独立支配自己？！

她知道她的妈咪很可能正在哪一位不知名姓的男人床上寻求作乐。妈咪与父亲三年前离婚，然后以闪电般的速度与两位男人又结合又分离。妈咪不过是邵氏影业公司的三、四流女艺员，从来在银幕上都是演性感放浪、大半个奶头露在外面的不良妇女。想不到她在生活里却格外受宠，已经徐娘半老了，围着她转的男人都照样热情不减当年。

难道人们把银幕上的她当作就是生活里的她？难道妈咪在银幕上出卖大腿，在生活里也依样画葫芦？

说不清道不明。反正在少女曼琳眼里，妈咪从来没有空闲的时候。去年曼琳肺炎住院，外面是圣诞之夜，岛国中心六十六层高的大楼，从上到下，通体饰满五彩缤纷的彩灯，远看就像城市上空凜然耸立的一棵硕大无比的圣诞树。其他病室里笑语声喧，每个病员的亲人，都没忘记住院的骨肉，他们把圣诞礼物，把贺卡，把温暖的祝福和深切的爱意，送到亲人的床头，让他们在与病魔搏斗的艰难岁月里，汲取来自至爱血亲身上的力量。

但唯独曼琳的病室空空如也。她在午夜零点收到母亲的电

话。妈咪在电线那边喋喋不休地表示歉意，说拍片太忙，无法脱离。曼琳觉得鼻腔一热，两行泪水喷涌而出。她知道妈咪在明显的撒谎。晚间电视的“银海寻踪”栏里，才播出了《女大不当嫁》摄制组放假两天的消息，而妈咪居然把自己十七岁的女儿当作三岁的细路仔来蒙骗！

曼琳砸碎了床头柜上的花瓶。曼琳觉得窗外夜空迷蒙中那株楼房装饰成的圣诞树，是一个浑身眨眼的妖魔，它在尽情嘲笑她的可怜。

是护士们七手八脚制服了想要跳楼自尽的少女。医生给她注射了一针镇静剂。她在两个护士的严密监护下，含泪进入梦乡。

而今年又是去年的重现。她十八岁，有投票权了，各种税单上将直接打上她的大名，可以独立驾车，独立进酒吧，独立索要含酒精饮料，独立进入“儿童不宜”的放映厅了，妈咪却又不知道在哪个地方与哪个男人寻欢做爱。

妈咪忘了我的生日！

妈咪忘了我这个人！

妈咪心里除了她自己，除了性，没有其他任何东西！

这就足以促成曼琳在晚上九点钟钻进蓝光大道的“紫月亮夜总会”来一杯一杯大灌香槟酒。足以使她愤世忌俗，仇恨一切，渴望用炸弹给这个缤纷灿烂的世界制造一点麻烦。也足以使她松懈自身约束，想把自己当作毫无价值的东西，让随便哪个人来一番淋漓尽致的作践！

她抬起发涩的眼皮，脑袋里有一丝不绝如缕的“嗡嗡”声，她猜想这恐怕是幻听。她他妈不怕，我还要喝。

但酒杯都空了。

她凝视着挤在一起的空酒杯，脑子里似乎有星火光亮了一

下。她努力集中思维，她感到眼前出现了模模糊糊的幻像。

又是酒精的作用，她听到心里的声音说。

但幻像不可遏止地越来越清晰。猛然间，她看到了姜鸿翔的影子。嗨！她摇摇脑袋，我怎么会想起他，难道他真会来找我，与我共庆十八岁生日？！

姜鸿翔二十一岁时，曼琳刚好十六。阿翔从警察学校毕业分到东区警署做四级见习警官；上任第二天，女朋友阿雪就与他道了“拜拜”。

“当警察有什么好啊！”阿雪在他两年前考入警校时就发出警告，“抓人呀，抄牌呀，开罚单呀，遇到劫犯抢银行还要打枪呀，杀人呀……喂，”阿雪一脸凛然，“读毕了业，能分到总署做文职就好。如果不行，你就赶快辞工。听到没有？我可不愿意嫁给一个半夜接到催令电话，丢了老婆就跑的警察。我更不愿意给你收尸。阿翔你听到没有？”

阿翔与阿雪中学是同学，阿翔对阿雪的警告报以温和的一笑。他毕了业没有分配干文职，他也没有辞去工作。他以为性格急躁的阿雪当时不过是开玩笑，不料两年后她果真怒气冲冲与他分了手。

第二天巡逻时走到植物公园的一株台湾相思树下，他与阿雪第一次接吻就在这里。

他触景生情，把头抵在树干上潜然落泪。

一个影子渐渐遮住了他的肩头，他猛一抬头，看见了一位满脸惊讶的陌生少女。

“你，警察？”少女纯真的眼睛好大胆，直直地盯得阿翔心慌慌。“警察还像我们普通人一样哭？”

“一、一只小蚊虫飞进了眼睛。”阿翔赶紧遮掩，还装模作样地笑了笑。

“警察也像我们普通人一样撒点谎？”

阿翔的笑容凝固了。在一个水晶般透明的丽人儿面前，他自己也成了透明的水晶。

他向少女倒出了他的委屈。他说他是第一次经历这种心灵折磨，因而不管他是否是警察，他都会五内俱摧，睹物伤怀。

“那你，”少女的脸上布满了小阿妹对大阿哥的那种同情。“你为什么不辞职？也就是，你为什么要干警察呀？”

“我七岁那年迷了路。”阿翔渴望着有人听他诉衷肠，特别这倾听者又是一位心地良善的小姑娘。“是一个警察先生把我送回家。我就立志长大要当警察，遇到别的小孩子迷路，我也把他送回家。”

“这么简单？”

“是，就这么简单。”

“你七岁立的誓，长这么大也没改？”

“我不常立誓，但立了就要遵守。不然会难受一辈子。”

少女点点头，秀气的眉头皱起一个结。她说她叫叶曼琳，正在梁佩嘉女子书院读文科。她说是第一次看到一个警察阿哥哭鼻子，好奇心使她认识了他。她向他要了阿雪的住址和电话号，她声明，要让阿雪与他破镜重圆，重修旧好。

他们相约第二天下午，在皇都酒店咖啡厅会面，曼琳保证将会把阿雪姐姐完璧归赵般献到他面前。

但第二天他只等来了曼琳一人。她在布置典雅的咖啡厅里垂首呆坐，半天，才满面怒容抬起头。

“她不值得你爱恋。”她咬着好看的银牙说，“她是个自私自利的小人！”

阿翔无话，他感到大地从脚下飘走。他抱的希望太大，受到的打击也就很沉重。

曼琳盯了他好久。曼琳把她少女的侠肝义胆，毫无保留地，呈现在捏拳用力的举动中。

“你不要这样嘛，阿翔，”她完全是大人的口气，“你是敢与劫匪打枪的警察呢！”

一句话，如雷灌耳，使阿翔怦然心动。他感到大地在脚下凝固，飘飘忽忽的晕眩为一股沉重的自信所代替。

“今晚我们一起到鸳鸯戏院门口去一下好不好，”曼琳忽然提出要求，“八点准，怎么样？”

“什么事？”阿翔不解地问。

曼琳双眼炯炯有光，“暂不奉告，”她说，“我要让一个人大吃一惊！”

原来她让其大吃一惊的人就是阿雪。曼琳与阿翔分手后，给阿雪打了电话，她要阿雪八点之前一定到戏院门首左侧的女神雕像下等着，她要与她了却一桩事。

曼琳的小心计成功了。当她紧紧挽着阿翔的胳膊出现在莫名其妙的阿雪面前时，阿雪的眼睛瞪得溜圆。曼琳趁阿雪还未清醒过来，一下把热吻印上手脚无措的阿翔的脸。

“我要爱你求求你接受我的爱……”她瘴语般地贴着阿翔的脸颊嘟嘟啾啾，语言虽含混，但刚好能让近在咫尺的阿雪听清。“我就爱你当警察，翔哥，”她把阿翔的脸颊吻得“啪啪”响，“我知道你刚才拒绝了一个女人，因为她不配得到你的爱……可阿翔哥，天涯何处无芳草，求求你给我一个机会吧，我爱你翔哥……”

阿雪跑了，成了曼琳设计的精神战的手下败将。阿翔急得跳脚，要去追回含羞忍辱的阿雪，向她作一番解释，但被曼琳暗中死死拉住了。

“你怎么能这样？”阿翔质问曼琳。

“因为……”曼琳忽然垂下了头，“我最知道没人关心是什么滋味。”

“你？”阿翔一下安静了。“也遇到了——”

“不，”曼琳摇摇头，“不是男朋友。我从来没有过男友……是我的父母，他们刚离婚。爸爸去了美国，妈咪……时常住在另一个男人的家中……”

曼琳自己都没想到会嚎啕大哭起来。阿翔只好赶紧招了一辆的士，把她送回家。

阿翔在曼琳的公寓中呆了两个钟头，听抽抽泣泣的少女讲述她的悲哀。他与她的位置发生了变化，现在由他来充当她的关心者，给她劝解，向她鼓劲，诉说世界之大，好人之多，值得快快乐乐活下去。

后来一下子，他们都安静下来。他们隔着小茶几，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互相深深地凝望。他们感到有一种变化在浸入他们的关系，他们刚认识两天，但仿佛已交结了几十年。

夜深了，阿翔忽然觉得这辈子他已不能把曼琳忘掉。

“我……”他在打开的门前踌躇，“不知道可不可以说。”

“你是警察，”曼琳回答，她知道她话里是不是有调侃。“警察杀人都敢，有什么话不敢说呢？”

“阿琳……”

“嗯。”

“我……你还小，等你长成十八岁，我要来给你祝贺生日。我还要向你……不，”阿翔好不容易克制住一腔莫名其妙的激动。“我要到你的生日宴会上再告诉你。我要请你给我一个机会……”

曼琳心跳有些急，以她的聪明，早就猜到阿翔话里的含意。但激动归激动，她还是不太相信。一个刚刚失恋的男子，受了

另一个好心肠姑娘的帮助，可能情动于心，是什么话都说得出口的。但岁月流逝，新的女人闯进他们时时都在狩猎的等待中，他还能记得曾对一个初谙世事的少女发过的誓言吗？

她和他分手了。一别就是两年。两年中，曼琳的情感生活每况愈下。她现在正在一家旅游学校学导游专业。青春韶年，本该是最为无忧无虑的时候，可是母亲的风流，两个继父走马灯般的转换，缺少家庭温暖的打击，都使她的心灵变得粗糙郁闷。她有随时要打碎什么的欲望。她早忘记还有一个认识两天的小警察姜鸿翔。她的破坏欲，在十八岁生日这天达到顶峰。她感到自己本身就是一枚炸弹，如果她不能捣碎这世界的一些什么的话，她至少可以炸毁她自身。

但是鬼使神差，她八点半离开公寓屋时，居然在自动应答电话里录下了她的行踪。她是在等待万一有谁来祝贺她的长大成人吗？祝贺者会有既讨厌又想念的妈咪吗？谁也说不清。

曼琳目光散乱地盯着小圆桌上七个空酒杯。他妈的可笑，她尖刻地想，我居然在这时候想起了一个什么姜鸿翔。

她又举起软软的手臂，欲招呼那个动作灵巧的侍者。这时，她看到了从吧台边向她走过来的一个穿黑色西装的男人。

是使馆的司机“獾”首先发现那个漂亮少女的。她坐在舞池对面的饰金大圆柱旁，她的穿着可以说还很保守，不是通常干色性勾当扔“梭梭鱼”们暴露的打扮。但小桌上多达七个的大酒杯，又说明了她想放浪一下的欲望。

獾碰了碰主人的手臂。用眼色给他指明了目标。

年轻的扎伊耶胡顺着獾的眼光，看准了少女。

扎伊耶胡做了个手势，要獾和另一个随员“扭羚”在吧台待令，他自己理了理黑色西装领口的鲜红蝴蝶结，信心十足地向少女走去。

獾和扭羚都是身强力壮的非洲黑人，他们名义上是使馆的司机和随员，但事实上就是扎伊耶胡的私人保镖。他们从非洲那个独裁小国，随扎伊耶胡到南亚的这个繁华岛上来上任前，出乎意料地受到了主管秘密警察的大臣的接见。

“扎伊耶胡王子的安全，交给你们两个了。”内政大臣手拿鼻烟壶，结实雪白的牙齿在漆黑油亮的方脸上闪闪发光。“你们应该知道，如果王子的安全有一丝差池，我是保不住你们的。萨卡国王的脾气，可是不用我多说。你们两个若想活满自己的阳寿，就好自为之吧。记住，就是睡觉也要睁一只眼、支一片耳朵！”

其实不用内政大臣强调，这个小国的臣民，谁不知道“中非暴君”萨卡国王的骇人形象。

萨卡国王的祖父出生在班吉，曾一度担任过警察少尉。父亲是一个名声不大好的商人。萨卡本人在法国殖民统治时期因对洋主人俯首贴耳，密告起义黑人的行踪有功，很快从姆巴拉

咖啡种植工当上了首都班吉警察局的头儿。

1960年法国殖民主义者撤走了，小国宣布独立。布里亚总统以旧警察为基础组建了国家陆军，并任命警察局长萨卡为陆军总司令。不到两年，萨卡发动血腥军事政变，自封为国王，开始了几十年的残暴独裁统治。

萨卡体大耳肥，热衷于昼夜不停地工作或寻欢取乐。一意孤行是这位暴君几十年养成的习惯，谁要反对他，他就不择手段地把谁消灭。要做到这一点，在他统治的小国内易如反掌。他的“国家情报局”可以滥用职权，诛灭一切反对他的人。

他的国家饿殍遍野，民不聊生，他杀人如麻，从而在世界舆论界独得“非洲食人犬”的称号。然而他却命令全国各地公园，在所有座椅上边挂起一块块牌子，上面写着：“感谢萨卡给予我们这片绿荫！”这个专制帝国的每一辆汽车车牌上，都镌刻着“萨卡国王万岁”的字样。在牧区每一口牲畜和人饮水井旁，必然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是上帝与萨卡赐予你这甘泉！”学校和其他社会机构门口，无不装饰着一行铭文：“天上有上帝，地下有萨卡！”

萨卡国王有二十一个正式册封王后，其中五个是白人妇女。在他大约五十多个儿女中，有几个他特别宠爱，而扎伊耶胡就是其中之一。

扎伊耶胡是父亲与一位英国妇女的混血儿。英国姑娘卡彭特到独立后的非洲小帝国来旅游，被在首都微服游乐的萨卡看中。国王指示情报部门设立圈套，在引诱卡彭特参观一座兵营时，把她以“间谍罪”逮捕。他们把卡彭特的男友驱逐出境，对外宣布说给卡彭特判了终身监禁。实际上，这时英国姑娘已被带到国王寝宫，在涕泪交流的无望境况下，委身做了萨卡的秘密夫人。

一年后扎伊耶胡出生，卡彭特却因难产悄悄死去。文明世界谁也不知道事实真相，因为两个月后，由帝国官方电台发布的一则消息称，女间谍卡彭特因企图越狱，而误触电网身亡，当局基于人道主义立场考虑，已按基督教礼仪，将其在本地安葬。其实那天埋在首都郊外的妇女，只是另一个被弄来当替身的屈死鬼而已。

扎伊耶胡在飞扬跋扈的王室特权环境中成长。他身材高大，相貌英俊，皮肤棕黄。他既有英国母亲的睿智，又秉赋着非洲父亲的蛮横。他的聪敏明显地优于其他兄弟姐妹。他掌握法语只用了半年时间，而把英语讲得滚瓜烂熟仅用了五个月。但在宠爱他的萨卡国王培育下，他无可避免地走上了骄奢淫侈的道路。他在帮助父亲镇压反对派和人民起义方面，花样百出，手段翻新，常使老国王惊叹不已。

1980年10月，一股反政府游击队起义，在北部边境省份被剿灭。萨卡的一贯作法是，不管投降与否，只要是活捉到的起义战士，一律折磨处死。

这时年仅十五岁的扎伊耶胡，又向父亲显出他非同寻常的想象力。他让父亲命令空军，把十多个首要分子装上飞机，飞向二千多米的高空，然后把他们一个一个地从飞机里推出去。扎伊耶胡这样做的目的很简单，不过是要在向其他兄弟姐妹放小电影时，向他们炫耀：是他亲自摄下的这些真人“飞翔”的镜头。

凭扎伊耶胡出类拔萃的能力，老国王本来是要让他当国防大臣的，但混血儿却有自己的打算。也许是杂交人种不安分的天性作祟，扎伊耶胡对旅行国外的兴趣，大于在国内掌权。

“我要把各种女人玩遍，”扎伊耶胡向他的兄弟们说，“白种人、红种人、黄种人，亚洲欧洲美洲，嘿，看她们都有哪些不

同的味道。”

他向萨卡父王提出了他的打算，理由当然是说为长远计，与世界为敌的方针不会对帝国的发展有利，应该广交朋友，结成联盟，提高帝国在世界大家庭中的地位。老国王对儿子的主意颌首称善。他老了，他的帝国因为政治记录一塌糊涂，而在前几年开始受到一些国家的经济制裁，他最急需的武器供应也起了麻烦。而与东部邻国的摩擦日益加剧，说不定不久就要打大仗。

扎伊耶胡名正言顺地成了外交官。那时他刚满二十岁。起先在巴黎，后来在哥本哈根，再后来是罗马。他坚持不当大使，大使的职位太正经，不利于寻花问柳。他只当大使的部下，比如一秘二秘之类。经过一段时间比较，最理想的是文化参赞。他觉得文化参赞从事的都是直接与文化活动有关的事项，与著名球星、歌星、舞蹈明星和影视明星的接触，更为直接便利。

他是二十五岁时来到亚洲的。欧洲女人热情疯狂，性解放的发源地北欧，更令他印象深刻。但久吃一种菜肴就会倒胃口，长期与丰臀大乳的欧洲女郎打交道，也令他腻味。他回国向外交部提出了换换地方的申请，外交部长立即亲自捧出小帝国在亚洲的外交关系图册，请他随便挑选一个喜爱的城市。

他选择了亚洲的这个小岛。他看过介绍情况的纪录片，对这里一望无涯的海滨浴场、风中摇曳的椰林和新年到来高挂灯笼大放鞭炮的习俗，非常有兴趣。特别使他心旌摇动的是那些东方少女，她们温文尔雅，小巧玲珑，黑发如漆，黑眼如星。她们在镜头上看起来都很腼腆害羞，她们笑着时以手掩口的姿态，令人怦然心动。

扎伊耶胡顺利地当上了驻岛的大使馆文化参赞。“他很快就对当地的文化风情有所领教。当然他心目中的文化风情就是女

人的代名词。他觉得与欧洲女人相比，这里的女人不光外表纤细婀娜，性高潮比高头大马的西洋女人来得迟。这更刺激了他的征服欲。

与亚洲姑娘做爱才是真正的战斗，他想。你很难使她们扭着身子甩头尖叫，差不多每次都率先败下阵来。因此值得在这里多当几年狗屁文化参赞，以提高征服的技巧。

出乎他意料的是，这里的女性大都很自尊。扎伊耶胡不想光搞妓女，他知道职业女人在床上兴奋的呻吟，往往是做戏。他利用出席各种文化艺术活动的机会，拉拢引诱本地女艺员，可是一年多来，收效甚微。

这很使独裁者的儿子愤懑。妈的，他常常向两个紧随左右的保镖抱怨，在我们国家，一个命令，早就把成千上百的女人抓上了床。而在这个处处讲法律的岛国，你空有一腔愿望不能实现。

看来民主和法制确实不好，这是扎伊耶胡的结论，它使特权者无法随便发号施令，而沦为普通黎民。

扎伊耶胡常常在晚间走出使馆，到濒临海滨的蓝光大道来转悠。蓝光大道是岛国著名的夜生活区，这里夜总会、歌厅、酒廊、迷你舞厅、脱衣舞厅、蒸汽浴室和按摩院比肩林立。每当夕阳西下，夜色降临之时，蓝光大道的十里长街便苏醒过来。各种光怪陆离的霓虹灯招牌是它的上千只眼睛，各种靡靡之音是它的喘息。它张开无数只装饰华丽的大口，吞进成上千万精力过剩的各国旅游者，留下他们的金钱，留下他们的欲望，而在旭日将临之时，把经过发泄、经过抚慰、经过搏杀、因而已经萎靡不振、身心疲惫的红男绿女，一个一个吐出来。

蓝光大道在一些人眼里是人间怪兽！

蓝光大道在另一些人眼里是人间天堂！

而在扎伊耶胡眼里，对蓝光大道的评价要看他是否有所收获而定。今晚，他刚一走进蓝光大道北段的“紫月亮夜总会”二楼舞厅，就顺着保镖獐的眼色，看到了他的目标。

他从这个姑娘的神情，已断定胜券在握。他还能断定，她绝对不是以拉客为生的“梭梭鱼”。

他觉得今晚的蓝光大道是人间天堂，这是显而易见的真理。

“嗨！”扎伊耶胡彬彬有礼地站在曼琳的小桌边向姑娘打招呼。“我猜想你在等一位男士。”

曼琳从酒杯边沿上，审视着英俊漂亮的混血儿，她搞不清他究竟是哪个种族，但他的英语讲得不错。

曼琳的英文成绩也很好。岛国经济发达，对外贸易实行免税免检。每个学校为让学生在金融贸易经济管理充分国际化的国内行业里谋到一官半职，全都把英语的学习放到很重要的地位。

“你是谁？”曼琳问，“魔鬼的部下？”

“我是你的朋友。”扎伊耶胡可以在不同的场合，找出不同的笑脸。现在的他让人看起来，与和蔼安详的心理咨询医生一般无二。

“哦，朋友……”去你妈的外国狗，曼琳心里想。脸上却装出天真烂漫。“你是南美土著？”

“不。”扎伊耶胡潇洒地耸肩摊手，“我父亲是威尔逊亲王，母亲叫伊丽莎白·泰勒。”

“奥斯卡影后泰勒？”

“对对对！”扎伊耶胡仰天大笑，“因为他们在银幕上的一次私通，把我生在了银幕下。”

曼琳沉默了一瞬，也喷口大笑。啊哈！这男人有点意思，想来也是个玩世不恭的主儿。